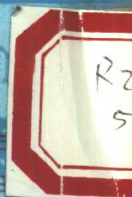


中醫古籍整理叢書

研經言

清·莫枚士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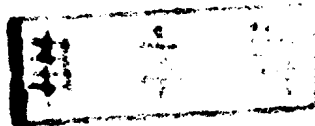
清·莫枚士
述

王緒鰲
毛雪靜

點校

研經言

人民衛生出版社



研 經 言

清·莫枚士 述

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
(北京市崇文區天壇西里10號)

河北省永清縣第一膠印廠印刷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850×1168毫米32開本 5½印張 92千字

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數: 00,001—2300

ISBN 7-117-01407-5/R·1408 定價: 4.00 元

[科技新書目229—468]

內容提要

《研經言》清·莫枚士述。莫氏名文泉，自幼聰穎，博學多才。從浙江名醫王寶書學，盡得其傳，尤對中醫古典著作的研究，造詣頗深。

本書是莫氏多年潛心研究中醫古籍的心得集，共四卷，合一五六篇。對《內經》《難經》《傷寒》《金匱》《脈經》《千金》《外臺》，及明清溫熱學說均有評述。莫氏輯衆說，校經文，究醫理，考文義，揭示古籍精蘊，評點諸家得失，融以心得，多所發揮。文字短小精悍，說理透徹剴切，爲學習研究古醫籍的難得參考書。本書一直受到近代醫家的贊賞，今次由浙江省衛生廳王緒鰲等同志根據莫氏原刻，湖州王文光齋記老店本為底本進行整理，以滿足廣大讀者的需求。

出版者的話

在浩如烟海的古醫籍中，保存了中國醫藥學精湛的理論和豐富的臨證經驗。為繼承發揚祖國醫藥學遺產，過去，我社影印、排印出版了一批古醫籍，以應急需。根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加強古籍整理的指示精神，以及衛生部一九八二年製定的《中醫古籍整理出版規劃》的要求，今後，我社將經過中醫專家、學者和研究人員在最佳版本基礎上整理的古醫籍，做到有計劃、有系統地陸續出版，以滿足廣大讀者和中醫藥人員的需要。

這次中醫古籍整理出版，力求保持原書原貌，並注意吸收中醫文史研究的新發現、新考證；有些醫籍經過整理後，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當代學術研究的水平。然而，歷代中醫古籍所涉及的內容是極其廣博的，所跨越的年代也是極其久遠的。由於歷史條件所限，有些醫籍夾雜一些不當之說，或迷信色彩，或現代科學尚不能解釋的內容等，希望讀者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加以分析，正確對待，認真研究，從中吸取精華，以推動中醫學術的進一步發展。

點校說明

莫枚士名文泉，浙江省歸安（今吳興縣）人。生於道光丁酉年——光緒丁未年（即公元一八三七——一九〇七年），享年七十一歲。莫氏自幼聰穎，博學識邃，早舉於鄉，不樂仕進，先致力於研究經學，潛心小學，精於訓詁，後以多病習醫，從吳江名醫王寶書遊，盡得其辨脈處方，參互錯綜之法。並致力於中醫古典醫籍的研究。

其著作有《研經言》《神農本草經校注》《經方例釋》《證原》《校注傷寒論》《金匱方論》等。《研經言》四卷是莫氏研究中醫古典醫著的心得集，共一五六篇，對《內經》《難經》《傷寒》《金匱》《脈經》《千金》《外臺》及明清溫熱學說均有評述。他輯衆說，考文義，校注經文，融以心得，指出衍文舛誤，文字短小精悍，說理透徹剴切，運用小學（文字學、訓詁學等）手段，疏解經典中的各種疑問，實有發前人所未發。

《研經言》初稿成於同治十年辛未（公元一八七一年）以前，約至光緒二十一年乙

未（一八九五年）陸續補充完成。本書問世以來，一直受到許多醫家的贊賞和重視，清代陸懋修說：「既卒讀，乃歎先生之學之博、識之邃，深造自得而左右逢源者，有如此也……」。本書對於中醫經典的學習研究來說，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參考書。

《研經言》現存月河莫氏原刻本，為湖州王文光齋燮記老店鐫刻，其刊刻時間在清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年）之後，光緒二十七年（一九〇一年）之前。《中醫圖書聯合目錄》根據本書卷首陸懋修序，定為清光緒五年（一八七九年），其實不然。本書卷三《女勞疸日晡惡寒解》有「至癸巳夏（一八九三年）偶得之」之句，卷四《癰螺痧辨》明謂撰於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年）之後，至於下限，當在袁焯之《醫學扶輪報》創刊以前，故定為一九一〇年。本書其它版本均由此派生。按時間而論，先有丹徒楊霽青抄本，此本缺末八篇，次有江都袁焯節選本，刊於《醫學扶輪報》中；再有紹興裘慶元照楊本翻刻本，刊入《裘氏醫藥叢書》中；最後鄞縣曹炳章根據莫氏原刻本，校以裘刻本，刊於《中國醫學大成》中。諸本之中，楊本無從尋覓，袁本不全，裘本缺篇，唯曹本較為可據。故此點校以月河莫氏原刻本為底本，而以曹氏校刊本為主校本。

本書除博引《靈樞》、《素問》、《傷寒論》、《金匱要略》、《神農本草經》、《肘后方》、《脈經》、《諸病源候論》、《千金方》、《外臺秘要》、《聖濟總錄》、《證類本草》、《本草綱目》等醫藥典籍外，還大量引用經史子集四部典籍，如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周易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呂氏春秋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《風俗通義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說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、《昭明文選》等，此次點校，均檢核原書，引作參校。

在點校中遇到的各類問題，大致作如下處理：

一、底本與校本文字不同，確系底本文字有訛誤者、脫漏者、倒轉者，據校本改補乙轉，並出校記。底本與校本異文難判是非者，則予兩存，出注說明。

二、底本中見明顯的錯字，如以「己」為「巳」之類，逕予描正，不出校注。

三、對書中生僻字詞，釋其音義。用漢語拼音加同音漢字，注其音，酌加訓詁以釋其義，并舉書證，以供考覈。

四、本書的異體字、個別避諱字，一并逕改為通行繁體字，不出校記。

五、古人引文每有省改，本書之引文文字雖有差異，凡無礙原意醫理者，不予

校改出注。

六、另有呂公望先生所撰莫枚士先生事略一篇，附於序後備作參考。

王緒鰲 毛雪靜

一九八六年於杭州

莫枚士先生事略

呂公望

先生諱文泉，號枚士，歸安月河莫氏。由增廣生中清同治九年（一八七〇年）浙江鄉試舉人，兩試禮部不第，潛心醫術，治先漢古文家言，尤致力《段氏說文》之學，以多病習醫，從吳江名醫王先生寶書遊，盡得其辨脈處方參互錯綜之法。苦醫書難讀，用《說文》《六書》詁之，校以宋元及日本精刊本，通其詁屈而識其魚豕之訛，由是古本疑義冰泮結解，豁然開朗，其所論識著為《研經言》四卷，《經方例釋》三卷，《傷寒成註箋》十卷，《神農本草經校註》三卷，皆洞達源流，折衷至當，不主非常可怪之說，亦不開門戶攻訐之風。又以病者不知病，則證實其要，不攬其全不足以究衆證之所以分，即攬其全而不有統紀，又無以知衆證所以合，謂類證之難，倍於類病，本此宗旨作《證原》一書，書凡九綱，綱各八目，目各五類，加以婦人五病，合三百六十五證，以象周天之度數，以此推原各證分合之故，求其證之所屬，而脈色可以易合，方療可以無誤。其書薈萃百家，體大思精，殫畢生之力，

屬草甫竣，先生已衰老，然昕夕審訂，病革始休，清光緒三十三年卒，年七十有一。卒後先生所著書，次第刊行，《證原》原稿藏於家，惟《傷寒箋》毀於倭寇之亂。余與先生叔子交厚，又嘗讀先生之書，粗知其學術之所由，為述其略如此。

序

余壻沈子彥模，初自吳興來謁，即盛稱其師莫枚士先生之醫學。余即以拙著《世補齋》初稿，介沈子正於先生，而先生亦郵寄所撰《研經言》屬校，并索為序。既卒讀，乃嘆先生之學之博、識之邃，深造自得而左右逢原者，有如此也。夫《本經》、《靈》、《素》，列之三墳，既非蓬心人所能領會，而如南陽一脈，以及《脈經》、《病源》、《千金》、《外臺》之所言，則皆隨時隨地習見之病，而亦視為鳥篆蟲書不可測識，曾不能用其一方一藥，尚何醫之足云哉！君舉於鄉，不樂仕進，潛心小學，出其餘緒以治醫家言。為之審聲音，詳訓詁，以經解經，復以方求病，遂乃病無遁狀，方無虛設。如君之學，若謾譽以高出時輩，則是誣君而已，豈知君者！君所著尚有數種，應請先以此冊付手民。俾今而後之病人，得遇識字之醫，而免天札也。里居戢影，韓陵片石外無可語者，行將鼓棹游苕雪間，登君之堂，以所學相質證，然亦勿勿〔一〕耳。沈子何幸，而得立雪君門也。是為序。

注〔一〕勿勿：大成本作「匆匆」，義同。

研經言序

一〇

光緒五年己卯三月元和陸懋修拜譔
按：先生於甲申四月刊《世補齋醫書》文十六卷中，於此序多所增改，今
謹錄其初稿。

序

予少與同里莫枚士同治訓詁之學，既遭多故，余以軍事馳驅南北，與枚士不相聞者數年。及余奉諱歸，握手道故，則其氣益穆，其學益邃，且有不為良相為良醫之志。其言醫也，本小學以讀《靈》、《素》，溯宋、元而櫛漢、唐，與論學之旨同。余初驚詫其言，而卒無以易也。未幾出所著《研經言》，屬余為序。夫先秦古書存於今者寡矣，而僅存又多詰屈奧衍，魯魚亥豕，非好學深思不能讀，而醫書為尤甚。蓋近古方〔一〕聞綴學之士，未必通醫家言，醫家者流，往往不識字、不讀書，而以醫為市。即有一二名家，或究心方劑而昧於微言，或各執己見而疎於考古，無惑乎醫家之不明，而世人之多夭札也。枚士憂之，據《說文》以釋疝癰之殊，據《玉篇》以明癰癰之異，而前人之失正焉；邪哭則證之巢氏，證即風痴，痠削則證之《周禮》，定為痠消，而舊注之疎補焉；蛟龍乃龍咬之譌，虻咬有例，柔瘞實惡寒之證，元本足徵，而傳刻之譌祛焉。洵乎仲景之功臣，而俗醫之針砭矣。他日推其所學以

注〔一〕方：大成本作「多」。

治天下，所造豈可量哉！獨念予妄談經濟，無裨於世，及退而著書，亦無成就。讀枚士書，不能無愧於心也。

同治十年七月愚弟陸心源拜譔

序

夫儒者論學，動曰窮經，非榮古而虐今，欲知明而處當也。惟醫亦然。醫書之最古者，其色、脈、證、治，言之尤確，不此之求，則徒惑他歧，故研經之功，於醫恒亟。元、明以來，仲景道衰，其一二求古之醫，非不引經以冠所著，而微言大義終歸闕如，豈淺嘗而輒止歟？亦以墨守者流，根柢既淺，而於著述家之義例，與古今名實之異同，文字之舛誤，知之有未明也。豈直如此，其甚者積疑思遁，求之不得，則曰傷寒非南方所有矣，規之不應，則曰古方不可治今病矣。種種異說，皆由此興，則處不當之弊有限，而知不明之弊無窮也。吳興莫枚士，素治小學，以研經為事，善論述。粵匪之亂，習為醫。既有年，乃從余遊。聆其言，蓋以治經者治醫經也。所辨論，頗有識。二年辭去，舉於鄉，不輟業，遂出所著《研經言》，索為序。余序其意如此。夫枚士之所知遠矣，其於著述家之義例，古今名實之異同，文字之舛誤，誠汲汲矣，而廣其意以引於無盡者，又枚士之所望於同志者也，亦余之所殷然於枚士者也。

同治十年辛未秋吳江王寶書序

叙

余於咸豐之季，避寇海上，時疫盛行，流民踵喪，盡無以救，始知醫之急於人也。而學之既有年，乃輯衆說，考文析義，校注《傷寒論》、《金匱方論》二書，繼以《金匱》論略，因集衆證，釋名狀，立義例，作《證原》及《脈法》，繼又以治病在處方，因闡經方，作《釋例》，繼又以處方在辨藥，因校注《神農本草經》。此外解經之作，隨成隨棄，錄其存者，得百餘首，釐為四卷，名曰《研經言》，質之通人，以為他日自鏡之資。余不敏，凡所論述，不敢故為高深，獨標新異，惟務切近平實，求當乎古人之書之義理而已。《記》不云乎致知在格物，書亦物也，讀而格之，以致其知，將為診治地也。如曰有裨斯藝，以俟能者。

荅川迂叟自序